

川島芳子



〔日本〕渡边龙策 著

渡 辺 龍 策
川 島 芳 子 秘 録

（その生涯の真相と謎）

据日本番町书房1972年8月初版译出

封面设计 潘小庆

川 島 芳 子

〔日本〕渡边龙策著

本山 孙望 译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人民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6 插页 1 字数 98,000

1982年2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3次印刷

印数 45,501—65,500 册

书号: I0100·545 定价: 0.48 元

（内部发行）

译 者 的 话

本书作者渡边龙策，生于一九〇三年。一九二八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律系，现为日本中京大学教授，专攻中国政治史。战前，渡边曾在我国大连、天津、北京等地前后生活共二十五年，战后也曾来我国访问。他对解放前旧中国的社会比较熟悉，特别是对伪满洲国的军政情况和日本大陆浪人的活动，作了长期的研究，写了《女探》、《大陆浪人》、《土匪》、《辛亥革命的体验》等小说。本书是作者对川岛芳子这个“神秘人物”经过长期研究后写出的，他因此被视为“川岛芳子研究家”。本书在日本亦成为研究川岛芳子的主要著作。日本出版的有关川岛芳子的书刊，经常引用本书中的资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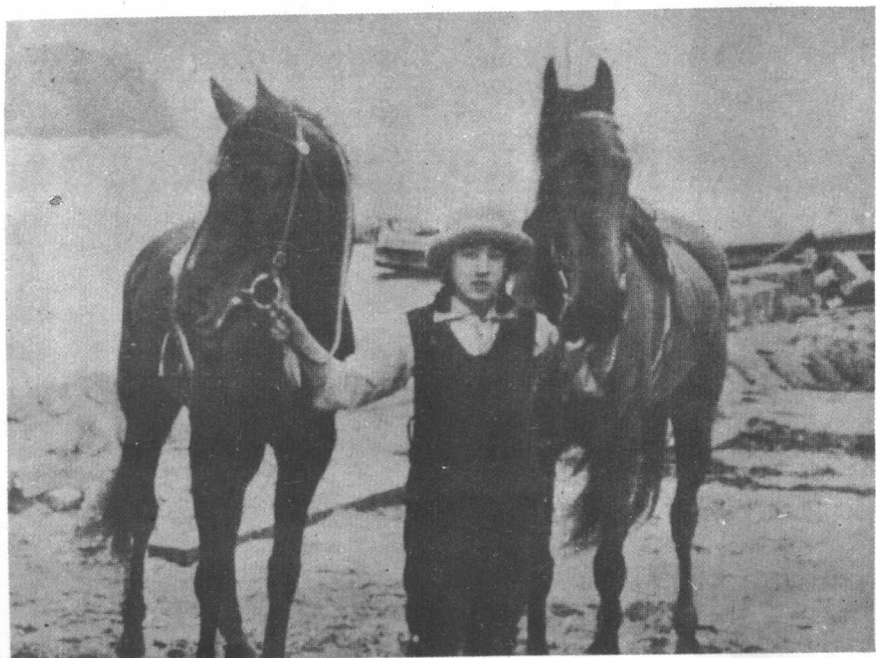
在本书中，作者引用大量资料，叙述了川岛芳子怎样从清末皇族的王女变成日本浪人的养女；怎样卖身投靠日本特务机关，从一个普通学生变成威风一时的“金司令”；又是怎样为夺回失去的权贵而拼命，而最后依然落得身败名裂，为世人所不齿的下场。

川岛芳子的身世，是同“肃亲王”等人梦想“匡复大清社稷”，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，扶植傀儡

“满洲国”这个罪恶目的交织在一起的，因此，本书有关川岛芳子的描写、回忆和书信等，也为三十年代日本侵华的罪行，提供了某些可供参考的史料。

必须指出的是，书中引用的材料，有不少是站在同情川岛芳子的立场上；川岛芳子所写的一些信件，更是极力为自己辩护；就是作者本人，对待川岛芳子也抱有某种赞赏、同情和惋惜的态度。因此，书中有意美化和开脱川岛芳子的地方不少，还有些叙述来自传说，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事实情况。所有这些，希读者在阅读时加以注意。

一九八一年十月



和爱马在一起(16岁时)

幼年时



川岛浪速(左)和肃亲王(右)





男装的芳子(1934年)

芳子17岁时



梳着文金高岛田发式的芳子(1935年)



目 次

序.....	(1)
第一章 生父与养父.....	(10)
肃亲王的流亡.....	(10)
结义兄弟.....	(18)
一具玩偶.....	(24)
第二章 男装丽人.....	(32)
妖精之蕾.....	(32)
初恋之人.....	(43)
政治婚姻.....	(51)
第三章 放荡的女人.....	(63)
魔性与蛇性.....	(63)
接出秋鸿皇后.....	(70)
第四章 金司令戎马上任.....	(80)
安国军司令.....	(80)
对 手.....	(89)
女人的心.....	(99)
第五章 不得志的日子	(109)
孤独的川岛芳子	(109)

	日本女间谍的鼻祖	(117)
第六章	逮捕·判决	(127)
	小方啊，谢谢你	(127)
	令人关注的公审	(134)
	苦恼的信	(142)
第七章	死刑之谜	(154)
	行刑	(154)
	替身	(166)
	川岛芳子还活着吗？	(175)
	尾声	(180)
	后记	(183)

序

中国辽宁省南端有个旅大市，过去分成旅顺和大连。当旅大市沦为日本租界地时，是所谓南满洲关东洲的都会。

经过日俄战争，旅顺还未从战争的恶梦中清醒过来，不少日本人就接踵来到这里寻访战迹。大连当时是各国列强侵略中国的一个门户，日本军人、商人、冒险家和大陆浪人们，照例也要到此凑一番热闹。

一九三二年，大连正式准许开设舞厅。第一家舞厅是由村冈学堂办起来的。在这之前，花街柳巷的一些饭店，把大厅稍一装饰，阿猫阿狗们都可以借满洲事变的虚假繁荣，到这里狂欢一通。

在大连的舞厅中，有一个座落在花柳街逢坂町的暗舞厅，它设在二楼上，名叫“快乐”。“快乐”舞厅不仅陈设讲究，而且还找来一些为人伴舞的女郎。因此，这里的生意也比其他地方更加兴隆。

午夜一时，舞厅的灯光昏暗下来。随着音乐尾声的消失，舞会到此结束。这时，一些客人开始回家，一些客人继续拉着舞女们冶游。

“快乐”舞厅有一常客，此人是一位“男装丽人”。她往返于日本与中国之间，留下了许多光怪陆离的故事。这位“男装丽人”，就是川岛芳子。

有人把川岛芳子叫做“东洋的玛塔·哈莉”。玛塔·哈莉是荷兰血统的混血女人，国籍不明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，她拥有双重身分，既充当德国军队的间谍，又是法国的特务。

也有人把川岛芳子看成是“魔性的女人”。她被当时有权势者所利用，同很多男人双宿双飞。她每到一地，就掀起一层风波。因此，人们就说她是个包藏魔性的女人。

还有人把川岛芳子比做“东洋的贞德^①”。得出这种看法的人，大概只看到她身穿军服，骑着战马，神出鬼没，威风一时的一面。

川岛芳子会驾驶汽车，这对当时的女性来说，的确是件很时髦的事。她常常驾驶着飞快的汽车，载上一群不三不四的人到舞厅跳舞。在舞场上，她本应跳女方，但是，她却跳男方，而且比起跳女方更得心应手。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国际舞蹈比赛会上，她竟然获得男子一等奖。其他男人与她相比，反倒相形见绌。

她有时头戴学生帽，身穿日本土布裙，脚踏木屐，独自一人漫步北京街头；有时又用扑克牌为自己算卦。

^①贞德系法国女民族英雄，生于1412年，死于1431年。

当她认为卦中出现不吉利时，就愁容满面，整天呆在豪华的公寓里，独自一人闷闷不乐地胡乱弹着曼陀林。

“男装丽人”川岛芳子，作为一个特殊人物存在于人间，世人也对她投以好奇的目光。在她身上，虚象与实象交织在一起。她确实是个包藏着“谜”的女人。

笔者第一次见到这位神秘人物，是在“快乐”舞厅的二楼。大概已是晚上十点多钟，五六名青年簇拥着一个人走进舞厅。不知谁小声说了句：“川岛芳子。”人们的视线很快都集中到这个人身上。

并非谣传，川岛芳子的确留着分头，穿着军服。我仔细一看，她还戴着大将肩章。川岛芳子身材矮小，加上这身装束，很象是一个逗人喜爱的小孩扮演的军人。

一阵骚乱平静下来，留声机里唱起了《慕容》曲。舞女们仍拘谨地坐在舞厅的一个角落里。我是个争奇好事者，就想趁此机会同川岛芳子攀谈几句。于是，我鼓起勇气，也不用别人介绍，满不在乎地走近她。但是，当真要开口时，连我这个平素轻浮的人，似乎也显得有些拘谨。

“我……那个……”我张口结舌地不知说啥是好。

川岛芳子看了看我说：“谁？我？可是我并不认识你呀！”

这次尝试完全失败了。实在很尴尬，我不得不点了

点头，折回到原来的地方。

川岛芳子生于一九〇六年（丙午年，属马）。按照迷信的说法，丙午年出生的女人克丈夫。她是中国满族人，清末王族肃亲王的女儿。由于肃亲王将她过继给自己的密友川岛浪速，所以她又是日本人。

川岛芳子的养父川岛浪速，梦想通过与肃亲王相结合，以实现清王朝祖地满蒙的独立。川岛芳子作为其生父与养父梦想的化身，被抚养教育成人。

一九二七年十一月，川岛芳子年满二十一岁时，与蒙古独立运动干将巴布扎布之子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身的甘珠儿扎布在旅顺举行了花烛之喜。但是，这种政治上的婚姻是不会长久的。不久，川岛芳子替自己丈夫选了继室，并且亲自参加了甘珠儿扎布与这位新妇的婚礼。从此以后，她就摆脱了家庭羁绊，终于脱笼飞去。

改扮男装后的川岛芳子，使用的语言也都是男人的语言。她时而脚穿长筒靴，手执金马鞭，趾高气扬地出入于司令部；时而戎装革履，跨着战马，装腔作势地奔赴战场。有时见她一身戎装返回私邸，但转瞬之间又见她浓妆艳抹，花枝招展地漫步街头。

川岛芳子把女人的娇媚完全包藏在她那小巧玲珑的躯体里。她深知如何利用当权者，因而，她也倍受当权者们的宠爱。

据传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日本当局制止了水之江泷子^①穿男装，但对川岛芳子穿男装，却未加制止。因此，川岛芳子作为“第一号男装丽人”的形象而风靡一时，似乎不无道理。与此同时，川岛芳子反过来又利用自己的男装打扮，大出风头。故弄玄虚，招摇过市，已成为她的习性。

我初次会见川岛芳子，并受到她的冷遇，正是川岛浪速在积极策划建立日本傀儡“满洲国”的时候。诱持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到满洲后，川岛芳子接受了关东军密令，秘密地将皇后秋鸿^②从天津接到旅顺。这是川岛芳子最得意的一段时期。

我虽然觉得川岛芳子这个女人很自负，平日总爱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，令人作呕，但又觉得总归不是我辈可比。自第一次见她后，我也没有再去想她。

不久，日本武断地拼凑了一个满洲国。当地的日本人得到消息后，都欢喜雀跃，简直到了发狂的地步。而我对此却不以为然，甚至感到厌恶。于是，我决定从中国大陆回日本。一天，我经名古屋车站去东京，当火车到达名古屋车站后，从车上走下一位穿着华贵、婀娜多姿的女人。另有两名男人跟在她的身后。他们同两三位大概是接他们的人，一起走向站长室。这位女性就是罕

①水之江泷子，原名三浦梅子，1918年生。是日本松竹歌舞团扮演男角的著名女演员。

②秋鸿即婉容，系慕鸿之讹。婉容字慕鸿，有书以讹传讹，又写成鸿秋。

见的穿着和服的川岛芳子。走在她右边稍前一点的男人，是当时昙花一现的人物——股票暴发户松尾正直。

看到这个女人后，我立即就想到“她是川岛芳子”。我停住了脚，看着这个女人的背影。恰在这时，川岛芳子也回过头来，向我所在的方向看了看。她微笑着张了张嘴，同时招了招手。大约在一年前，我见过她一面，当时她说了句“我可不认识你呀”！而这次，她却对我招招手。川岛芳子有着超人的记忆力和少见的聪明，对此我已早有耳闻。今天再次见面，我感到确实是名不虚传。我也向她挥挥手，作为对她的回答。可是，当我转身往回走的时候，看到我身后还站着几十人，他们好象也是在看川岛芳子。川岛芳子不放过一切机会去表现自己。她的招手，大概是对围观者经常采用的一种姿势，并非是意识到我才露出了微笑。

总之，川岛芳子这个女人是在到处显示自己。她那吸引人的魅力，与其说是华贵，不如说是具有一种令人生畏的魔性。说得更恰当一些，她身上带有一种狐媚妖气。

大概是一九三〇年初，肃亲王第十八个男孩、川岛芳子的同胞弟弟宪开，在日本别府被张宗昌的部下暗杀。张宗昌是张作霖的股肱之将，他为了养伤来到日本，住在别府。张宗昌身高两米，体重达一百三十五公

斤，有妻妾二十多名。由于宪开与张宗昌的一位爱妾关系暧昧，即被张宗昌的侍从开枪打死。宪开死后，川岛芳子把他平日喜爱的一支手枪，作为遗物随身携带。可是，这支手枪不知何时转到了岩田爱之助手里，后来又落到佐乡屋留雄手里。佐乡又用这支手枪暗杀了日本首相浜口雄幸。

岩田爱之助一八九一年生于日本姬路，在姬路中学中途退学。后来又在私塾学习汉语、英文，一九一二年到上海。

一九一一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。岩田爱之助到中国后，参加了革命军。在汉阳战斗中，岩田负了伤。第二年，岩田由于与天津镇台爆炸事件有牵连，被中国官宪逮捕。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，岩田认识了外号叫“蒙古王”的佐佐木安五郎，并被佐佐木救出。岩田回到日本后，暂居佐佐木官邸。一九一三年，岩田又因与外务省政务局长阿部被杀事件有牵连，日本政府以教唆杀人罪判处他无期徒刑。岩田被监禁十三年后获释。由于岩田曾是川岛浪速的学生，所以他与川岛芳子早有较深厚的关系。

大概因为有这种关系，所以川岛芳子曾随同岩田爱之助以及头山秀三等人，到国技馆观看相扑表演。此事曾引起很多人的注意，至今尚留在一些同辈人的记忆之中。据回忆，川岛芳子那天完全改变“男装丽人”的

装束。她身穿粉红色绸子长袖和服，系着红底金银丝织绣的腰带，梳着日本少女的发髻，拿着绘有红牡丹花的纸折扇。川岛芳子的这身打扮，非常引人注目。

附带说明一下，刺杀浜口首相的佐乡屋留雄被判死刑，后因大赦减刑。佐乡屋留雄出狱之后，出面组织了一个右翼组织“护国团”。一九五九年“护国团”与儿玉誉士夫的右翼团体合并成统一的右翼组织——全日本爱国者团体会议，佐乡屋留雄出任该会议议长，六十三岁时病死。

从当时的交际关系来看，川岛芳子说是她本人将弟弟宪开的手枪，交给了岩田爱之助。这种说法没有任何令人怀疑的地方。而岩田又将这支手枪交给了佐乡屋留雄，这也是合情合理的。问题在于，这支手枪经过了川岛芳子这个女人的手，最后用它暗杀了日本首相浜口。这确实是件引起社会哗然的异乎寻常的事件。

川岛芳子生前就是个有种种传说的人物。日本刚一投降，她就因汉奸嫌疑罪，被国民党官宪逮捕。

川岛芳子一生有许多风流艳事。在她被投入监狱以后，她还曾暗中活动军方，企图逃走。她也曾遭受暴汉的袭击，死里逃生。她被判处死刑，处决以后本也就了事，可是却又出人意料地留下了替身事件这个谜。这些事情，又被一些人添油加醋地加以渲染，随之传开。总之，川岛芳子不仅在生前，而且在处刑后还提供了种

种惊险离奇的故事。

虽然这些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，但是，直至今今天，这个历史的遗弃儿，仍然留下一条令人生畏的长尾巴。